



草莓上市的日子，忽然就想起乡下田间地头蔓长的野草莓儿，这时节，怕也是红熟了吧。

我知道，这路边蒺藜里堆售的草莓儿，原产地来自南美，我国引进种植不到百年的历史。在我们这儿的乡下大面积栽培，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在我孩提时代，哪里能

吃到这样肥硕的草莓。那小如珍珠般的野草莓儿，就是大自然在春夏之交奉献给我们的一份珍稀美味。

野草莓属蔷薇科，但没有蔷薇生长的恣意茂盛。虽藤蔓延展，淡绿色的叶片也茂密葱郁，却棵木矮小，委地而生。如果不在意，往往忽略它的存在。童年时，为了寻找到那小小的红润诱人的果儿，往往要拨开草丛才有惊喜的发现。

野草莓先开白色的小花儿，后结小青果，等到果儿红透时，就是我们大饱口福的时候了。有时会在山坡上发现成片的野草

野草莓的回忆

方华

莓儿，红玛瑙般的果儿星星似地点缀，让沉寂的田野洒满孩子们的欢笑。野草莓的果子酸中带甜，十分清爽可口。一帮孩童一边弯腰撅屁股地采摘，一边忙不颠地往小嘴里送那红得发紫的小果儿。

后来看过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片中出现的茂密的草莓地，也是在一片绵延的山坡上。那是影片主人公伊萨克·伯雷在年迈时的回忆：少年的乐园，美妙的音乐，初恋情人的欢笑……著名学者董桥写过：中年人看了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下半辈子会活得更妥贴。我已是人到中年，我不知道未来是否活得妥贴，只是，面对眼前的一些情景，会时常勾起童年的回忆，比如那漫坡的野草莓儿，满坡的快乐。

人是不能再回到童年的，只有在回忆里。而年青时我们有太多的向往，无暇回首。只有人到中年，才有闲暇咀嚼童年的味

道，仿佛一颗放入口中的野草莓儿，酸酸甜甜。

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让人“妥贴”，就像野草莓，也有一种是不能吃的，在我们乡下被称为“蛇果”。大人们告诉，说是蛇吃的，有毒。后来见李时珍记述：“蛇莓，园野多有之。子赤色，极似莓子，而不堪啖。”孩子们对蛇莓辨别自有办法：蛇莓果子是实的，而可食的野草莓果子中空，可食与否，一剥即知。

回忆的结果，取决于回忆者的心境。比如对苦难的回忆，它能衬托今天的幸福，也能让回忆者陷入痛苦不能自拔，成为生命里的“蛇果”。或许，有人回忆起那红艳的野草莓儿，会感慨曾经日子的匮乏、生活的磨难。而此刻我想起的童年，感觉到的是一份安宁，如同山坡上那片匍匐的野草莓地。

闲话枇杷

方华

初夏之日去乡下，远远地，就见那熟悉的院落有一抹耀眼的金黄。及至走近，看清是一树枇杷正在黄熟，真是赶上了好口福。

亲眷从树上现摘下一盘枇杷，洗净，端上来。那带着水珠的黄灿灿光洁如蜡的果子，未及入口，就已诱人口水了。

与亲友品着酸甜的枇杷，拉家长，话桑麻。闲适之余，想起苏轼的诗句：“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曾经有人问苏轼，卢橘是什么？苏轼答：枇杷是也。一些典籍里也注解：枇杷，一名卢橘。其实，这都是文人的误解误传。本草专家李时珍即予更正：“注《文选》者，以枇杷为卢橘，误矣。”

只是，为何将此果子称为枇杷，我不得其解，于是向乡人请教。

亲戚拿起一把水果刀，将盘中的一枚果子一切两半，说：你看，这切开的半个枇杷像不像乐器琵琶？一眼看去，那一半枇杷还真是十分类似一把超微型的琵琶。原来，枇杷就是谐琵琶之音而来啊。

亲友还与我说起一个小笑话。说过去

有一个读书不多的人，差人送枇杷与一秀才朋友，并附函：送上琵琶一篮云云。秀才收到枇杷和字条，一笑，提笔回书一封给差人带回。打开一看，是一首打油诗，诗曰：“枇杷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诗虽俏皮，但若不是很好的朋友，如此一面吃着人家送来的美果，一面调笑，还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呢。或许这位秀才也不知道，此枇杷就是借彼琵琶之型之音呢。

“大叶耸长耳，一梢堪满盘。”站在院里的枇杷树下，抬眼望去，发现杨万里的描述真是准确。枇杷树的叶子长如兔耳，而每一枝头累累相叠的果子确是“一梢堪满盘”。

医典《本草新编》记述：“枇杷叶，味苦，气平，无毒。入肺经，止咳嗽，下气，除呕噎不已，亦解口渴。”住在城中，偶遇伤风咳嗽，也经常到药店去买一些川贝液、枇杷止咳露之类。我知道这些药剂也就是以枇杷叶为主要成分熬制而成。于是，亲戚让我多多的采一些叶片回去，放在家中备用。笑



说，“这是纯天然的民间药品，真正的绿色无污染无副作用，省钱又治病。”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一树绿叶，满枝头金黄，硕果累累的枇杷树，给人以富裕满足之感，也映衬出农家小院的幸福平和之景。曾经看过某国画大师的枇杷泼墨，题为《黄金满树》，真是大俗大雅。

亲戚告知，院里的这棵枇杷树是十几年前一次吃枇杷，吐核于院角自生而来。平时从不维护，却茁壮生长，结果丰硕。不像它身旁的几棵桃树，修枝施肥，精心养护，却枝头青果稀疏。真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

心插柳柳成荫。”

明代沈周有枇杷诗云：“谁铸黄金三百丸，弹胎微湿露渍渍。从今抵鹊何消玉，更有锡浆沁齿寒。”黄金天铸，美味天生。然世间万事万物自有其机理机缘，就像我偶遇的口福，就像这棵偶生的枇杷。

与灵魂交谈

昏昏沉沉的午后
煮一壶香茗
任思绪跨越时空
和灵魂进行一场交谈

谈及了山川，河流，以及
黄土地上的庄稼
一只雄鹰盘旋在山顶
天空高远，白云悠悠

窗外的树木发芽了
树杈间的小鸟鸣叫了
躯壳里走出了我的灵魂
大笑我的怯懦

岁月静好
柳绿花红的世界
我确信
我在路途中

聆听鸟语

那声音从门缝里传来
一阵一阵，敲击着我的
神经
我在现实与梦想的交错
里

继续徘徊着

春天来了，疫情未去

踮踮东篱下
在怯懦和清脆中慌乱
保持着纯净的缄默

看着一棵树上鸣叫的鸟
儿
轻轻地叫唤了几声
忽然发现眼前的春天
竟然是如此美好

路旁的白杨树

默默地站在路旁
朝着天空生长
笔直的树干
利剑一样的正直
不管风向着哪个方向吹
叶子始终片片向上

枝丫间的鸟儿们
安闲地谈天说地
不远处的庄稼地里
生长着茂盛的苗
汗珠里映射的阳光
总是五彩斑斓

荡秋千的孩子

鱼池边上的秋千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池水里荡漾着

孩子们欢快的笑脸

钢铁的秋千架
柔软的绳索
不断地晃悠里
时光中泛起快乐的涟漪

看着荡秋千的大人
心里捏着一把汗
总担心孩子摔下来
目光随着秋千一起晃动

清风不知春意暖
吹得柳絮满天飞

玩具车

路旁的草丛里
躺着一辆玩具车
在春雨浇灌过的野草
疯狂地生长

玩具车离开了孩子
也就失去了生命的价值
只能默默地陷入沉思

孩子们的笑脸是那样灿烂

躺在草丛中的玩具车
等待着秋天
草枯后，也许能看到
曾经的主人

经历了风刀霜剑
玩具车似乎明白了什么
餐风露宿的日子
其实也很惬意

流浪的蜜蜂

为了寻找更好的蜜源
他飞走地太远
返回的时候
他的家园被大卡车拉走了

失去家园的蜜蜂
从此过上流浪的生活
自食其力的日子里
总盼望着那辆车快点回来

不管是风吹雨打
这只蜜蜂一如既往的采
花
勤劳的身影
在我的记忆中穿梭

红杏

春意闹过之后
一颗颗红杏爬满枝头
身子挨着身子头对着
头
相互挑逗 相互芬芳

我老远就看见她们在微笑
等我走近时
她们害羞得满脸通红
多像我乡下的妹妹

这是家乡最健康的水果
始终保持着酸酸甜甜质朴
在这不显眼的地方
傲立枝头
一旦有机会接受城市的
挑选
一定是水果中的佼佼者

想家的时候
端详一会儿红杏
朦朦胧胧中就会看到
白发苍苍的爹娘

组诗

张芳学

